



郑阔导演携《暖冬》将于12月1日12点在OCAT与观众见面。



王小帅导演的《冬春的日子》将于12月1日晚上映。

贾樟柯导演的《东》将在11月24日晚7点放映。

# 让电影上演一段艺术的鲜活“史记”

## “OCAT放映”今天开幕,将引领观众从难得一见的影像了解中国当代艺术进程

文化运动、思想运动、社会运动均是习以为常的口号和名词,但“艺术运动”听说过吗?这等于一个提示——在美学、创意、鉴赏的领域和世界,是否也存在某种“运动”的潜力,能够刷新思潮、升级观念、以激进方式表达某种社会诉求?这,正是一些独立影人们正在积极思索、探讨的。而催生“艺术运动”这一新锐名词的契机和平台,正是11月24日在深圳OCT当代艺术中心启动的“OCAT放映”系列活动(放映将持续至12月9日,展映15部平常在院线中难得一见的影片。在放映期间,OCAT还将安排导演见面会,促进观众与创作者的交流)。主办方邀请“艺术空间放映联盟”举行其第二季放映,而会聚一堂的策展人、独立影人们届时亦将以此为契机,通过展映、论坛等形式阐释“艺术”与“运动”结合的可能性。

### 艺术与城市的冲突凝化在胶片里

据了解,本次展映所选择的影片均带有强烈的社会隐喻性,它们呈上的,是一幅幅“艺术”被各种力量“蚕食”驻地,苦苦挣扎的画面;是不同历史时代、地理坐标下的艺术生态;是艺术触及社会、时弊敏感之处时诱生剧烈冲突的面貌。

譬如,赵亮执导的《告别圆明园》,便追忆了“圆明园画家村”的兴衰始末,这个中国首个有艺术家聚集现象的村庄,最鼎盛之际曾有多达500名画家、诗人、乐手栖身于此,但后来却因为所谓的“安全问题”被驱散,这个“胎死腹中”的“画家村”实际抛出了“艺术为何存活空间如此逼仄”的尖声叩问;又如王小帅执导的《极度寒冷》,主人公青年前卫艺术家齐雷(贾宏声饰)表演行为艺术——完成立秋日模拟土葬、冬至日模拟溺葬、立春日做象征性的火葬后,他宣布要与社会的冷酷对抗,在最后的收官部分,即在夏至日用尽自己的体温融化一块巨大的冰(冰葬)时,真正结束自己的生命;再如郑阔的《暖冬》,叙述的是2009年底到2010年初,798周边的艺术区遭遇暴力强拆,驻居于此的艺术家们的抗争史。因此,我们不难发现,此次展映的每一部电影,都被一条“艺术”的轴线贯穿始终,都是一段艺术的鲜活“史记”,大到艺术与社会、城市的冲突和悖论,小到基层艺术家的艺术实践,都凝化在了胶片之中。

以往,“艺术”总是处于一种“静态”的位置供人观瞻,它能否在“动态”的影视作品中活化,从而积蓄某种“运动”的力量?这个问题,与本次放映季的主题“艺术运动存在吗”正好遥相呼应。策展人、艺术空间放映联盟负责人张献民介绍了相关背景:“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变动,艺术世界也随之有了巨大的变化。一般来说,再现艺术自身的进程并非中国独立电影的兴趣。在某种程度上,官方媒体经过精心编排的专题类电视节目有限地填补了这一空缺。而这些节目似乎总是试图把艺术本身与相对应的社会现实割裂开来。同时,与在匆匆的文字中迫不及待地出现的所谓中国当代艺术史相比,在晚近20年来的影像中存在最多的是一些零碎的人物、断续的生态和个别的事件的资料,众所周知,拍摄这些影像的并非专业的研究者,而是近30多年来中国艺术在其发生过程中的见证者、亲历者和爱好者。虽然影像与文字相比,在抽象化等诸多层面上存在着先天的缺憾,但是从这些零乱、破

碎的印象中,我们能理性地推论出艺术运动存在吗?”

“艺术运动”这个崭新名词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张献民继续给出更严格的定义:“艺术运动也许是一种更为复杂的特殊的社会运动——运用特定的媒介来表达各式各样抽象诉求的运动,这种特殊性把它与其他具体利益诉求的社会运动区分开来,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迥然相异的景观。通过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创作的15部影片让观众接触到这些景观,集合起来的这些影像为我们提供了解多元的中国当代艺术历程的史料。我们也许会从主流的所谓对‘艺术界’的描述中解放出来,尽可能体验当时可能的境况。”

### 中国的“艺术运动”具有其特殊性

本次“OCAT放映”是如何通过影像播放践行“艺术运动”的呢?影片作者将目光投向主流之外,游走于边缘角落,与自身处境接近的艺术人士,将他们视作同路人,关注他们的生活状态及他们与社会的关系,而不是他们所沾沾自喜的“艺术”。之所以要进行“艺术运动”,无疑是因为对生存权、表达权的诉求——他们越不为世人所理解、生存空间越逼仄、话语权越弱势,渴望“运动”的动机便愈加强烈。

在中国,“艺术运动”有其独特的背景。当代艺术作为“舶来品”引入中国后,与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观念意识产生了语境上的错位,致使众多前卫艺术在中国的“落地”过程十分艰辛。再者,中国当下的社会矛盾具有较强的地域特性,譬如重道轻术、厚古薄今的思想惯性,经济效益与文化保育的冲突,审美取向的古今之差,主流话语世界对艺术的接纳度薄弱,民众的艺术审美水平并未充分开发……种种这些,皆是“艺术”在当下中国“边缘化”命运的写照,而这恰恰也是催生“艺术运动”的契机所在。

于是,中国的独立电影最早在“艺术运动”这一方向上迈出试探性的步履——对艺术领域中的生存权与表达权的相关记录与表现一直是独立电影最关注的焦点之一,而这一切似乎正成为论证艺术运动之所以存在的又一有力证据。

在另一策展人左靖看来,艺术地域格局分布不均亦是当下中国艺术生态的显著特征之一:“其实,在上世纪80年代,当代艺术在中国的地域分布是比较均衡的——无论是繁华城市还是边远郊区,都能看到艺术创作的身影,民间的艺术组

织、基层艺术展览十分丰富,边缘性、小众性的艺术活动也形成了气候。但是,现在这种状况却‘失衡’了,当代艺术似乎只能在一线城市勉强存活,而在二三线城市、城乡结合部、穷乡僻壤却难觅艺术‘踪影’,这样的艺术生态是很不正常的。”

另一种“不正常”的状态是艺术基本诉求的长期不满足。左靖补充:“当代艺术在中国发展30余年,却连生存权和表达权这两个基本的诉求都遭遇重重阻力,难以实现,最近,798又迎来拆迁风波,艺术家的领地又遭到掠夺,诸如此类的纠纷多次见诸报端,这是一个悲剧的现状,原来,艺术家根本没有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和基本的话语权问题,而我们之所以提出‘艺术运动’这样一个概念,它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推进这些‘基本诉求’的实现。”

### 为艺术家之间的良性合作提供平台

在过往的“文化运动”、“社会运动”中,“男性”似乎成为了理所应当的主力群体,那么,在“艺术运动”的阵营之中,是否也存在这样的“性别差异”?数量上相对式微的女性艺术家如何发挥作用?本次“OCAT放映”活动中,亦不乏女性导演的作品,如藏红花执导的《玲珑塔:宋庄的前世今生》,她用细腻的表达方式和镜头语言在影片中塑造出一种奇特的凄美氛围,呈现了其女性艺术者独特的观瞻视角和世界观,无疑,这正是女性为“艺术运动”献力的一个成功个案。

在左靖看来,中国艺术语境中并无显著的“性别歧视”成分,与欧洲艺术生态中的“性别危机”有所不同。“欧洲的女性艺术家,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中,是遭遇过‘性别危机’的,她们会不断地通过一些抗争的方式来找回自己的存在感。但在中国艺术界,这种‘性别危机’几乎不存在,男女艺术家可以各自发挥性别所长为‘艺术运动’出力。中国的‘艺术运动’要对抗话语权失衡、资源失衡、空间失衡等尖锐问题,但‘性别失衡’这一困扰全世界的难题在中国反而并不突出显著,也并非‘艺术运动’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女性导演藏红花也表达了近似的意见:“诚然,男性艺术家在宏观思维、社会化、参与政治生活等指标上拥有天然优势,但女性艺术家却在细节处理、情感认同等方面较为擅长,但男女之间并没有因此而‘分歧’,而是在积极营造‘融合’的可能。”而本次OCAT放映展无疑为男女艺术家之间的良性合作提供了平台。

采访:南都记者 周正阳



纪录片《中国:艺术帝国?》将于12月9日上映。



李凝导演将携带《胶带》于11月30日晚与观众见面。